

9月23日，秋分节气，父母喊我回家打稻，说是收割机来了。

下班已近五点，回家经土门店至戚塘新修不久的柏油路，看到路面断断续续的泥巴，想必是从田里上来的收割机留下的。到家时一台收割机正在家门前一块田里轰鸣，似倔强的吭哧声，走近，原来机器陷进了田后深深的淤泥里。田埂站着陈、贾两家叔婶和我父亲，等待收割。

下午已收割了好几个田，此刻陷住的田是我家种的。陈家王婶说，这田叫“陷死牛”，七八十年代有一头中庄的老牛陷进去，越陷越深，结果牛死了，好几个人才把牛抬出来。前些年有旋耕机、收割机来过，没被陷，估计今年夏天排水沟没挖好。种田有许多学问，给排水方面不亚于搞建筑。

灯光已经亮起，天空飘起毛毛细雨。预报说第二天还有大雨，辛苦一年的稻谷到家才安心。我换上父亲穿的耐脏的“田间工作服”，去收割完毕的田，稻袋子已扎好袋口。空手去走的是

## 谷粒里的秋声

陆秀红

下坡路，回来扛着稻袋子走的就是上坡路了。田埂曲曲绕绕，机耕路被收割机碾过，路中还有一个不小的洞，不知是什么自然力量形成的。

好在，妹婿和黄叔来帮忙扛，父亲也来扛。父亲七十二岁，打稻比我重要吃得住劲。我们把稻袋子扛到离家不远的塘埂，四婶和萍姑用独轮小推车推到门前，这段路走得艰辛。夜幕已降，细雨取代往日日月，我们用手机的星星之火照亮前行向上的路。一路走来，堪比砥砺前行。

被陷住的收割机，在打水、放劈柴等努力下，终于拔了出来，把那块田收割完毕。收割装好的稻袋子放在离家

不远处，最后都扛回家了。稻扛完，一部分堆在走廊，一部分堆在不怎么停车只放杂物的车库。堆堆在下，父母留帮忙的家人亲戚吃了顿简单晚饭。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说这个秋收，村民组十几户稻田，天气晴雨不定、稻谷成熟早迟等原因，收割机来了三次，还没收割完毕。收割机从北方一带来，后来收尾的稻田，价格抬得较高，但又不得不割。我想，本地前些年成立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也有大型农业机械，如果在乡村振兴驱动下，这些资源运作起来，为本地粮农服务，将减少村民等机器等不来、等来了要价高的窝心事。

风调雨顺是庄稼人吃年夜饭都想着的事，年夜饭不让汤泡饭，怕来年割稻、晒稻下雨。但往往稻子收获季，晴朗的秋老虎化身绵绵连阴雨。白天，看到朱善云老爷爷《乙巳秋分感赋》：“绵绵洒洒织愁肠，梦里常呼出太阳。村伯生来牛脾性，挥镰叫板雨龙王。”写出了雨前收获场景的真实场景和心绪。

24日早，肩头有点疼，不像以前挑稻把后疼得不能再压东西。扛稻、挑稻把肩头疼，好比外出游玩登山第二天大腿酸痛。登山腿疼说明不常锻炼，疼时忍着再登就会练好身体不再疼。扛稻、挑稻把不是也是这样？一年的丰收只有一季，没有源源不断倒不尽的酒壶，也没有田野上打不完的稻袋子。

三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感受金秋时节的自然之美”。第六课《秋天的雨》提到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第七课《听听，秋的声音》提到秋的声音“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丰收节的晚上，我在家乡读到了秋雨，听到了谷粒里的秋声。

## 故乡的秋收

史云喜

故乡的秋日，满眼尽是稻穗的金黄。温热的风拂过田野，掀起层层叠叠的稻浪，如金色的绸缎铺展至天际。天刚蒙蒙亮，老队长那清亮的嗓子声便准时划破晨雾，唤醒了尚在沉睡的村庄。

男女老少纷纷起身，大人们手持磨得锃亮的镰刀，肩扛着缠绕担绳的扁担，步履匆匆走向田野；妇女和老人们也不甘落后，紧跟其后。田埂上，人声、脚步声与刀具碰撞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一到田头，男人们放下扁担，率先弯腰，镰刀贴地一挥，“唰唰”几声，稻秧应声整齐倒下。妇女们随后跟上，割一趟儿便放下镰刀，用鲜稻秸拧成草绳子将稻秧打捆，动作熟练得像在完成一件件艺术品。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没闲着，穿梭于田间帮忙大人送水、递工具，偶尔也试着捆稻，虽然笨手笨脚，心里却高兴得很。汗水从额头滑落，滴入泥土，与稻谷的清香融在一起，那就是丰收最真实的味道。

稻子割完了，接下来就是运往打谷场。场地位于生产队中央，一片开阔之地，地面早被岁月与劳动打磨得又硬又光。男人们肩挑沉甸甸的稻捆，扁担压得弯弯的，每一步都踏得有力。一到场地，大家几乎同时卸下重担，长舒一口气。个把钟头时间，稻垛便已堆成一座座小山。

打场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傍晚时分，几头健壮的老牛被牵进场中，石碾在它们的牵引下缓缓转动。大叔们一手牵绳、一手扬鞭，嘴里吆喝着指令，控制着牛的行进。石碾碾过稻秸，“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像唱着一首循环不息的古歌谣。我们这群孩子兴奋地追着石碾奔跑嬉闹，偶尔被大人们训斥几句，吐吐舌头，转身又继续玩耍。

打场之后便是晒谷。清晨阳光洒落，人们用铁杈将稻秸挑开，把金黄的谷粒均匀摊开。稻谷在阳光下闪烁，如同铺了一地金黄的地毯。妇女们双手把持着木锨反复翻动，让每粒谷子都沐浴在阳光下。有时我们也拿起小耙子跟在后面像模像样地翻谷，忙乎一阵子就会累得气喘吁吁。大人们看着我们，笑呵呵地说：“孩子呀，不好好读书，将来干农活可吃不消哟！”

晒谷最怕变天。有时乌云聚拢，狂风大作，暴雨转眼将至。顿时全村沸腾，男女老少全都冲向谷场抢救。大家扫的扫、推的推、盖的盖，忙中有序。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没人退缩，直到谷子全部收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相视而笑，尽管浑身湿透，眼里却都是欣慰。

扬场是稻谷入仓前的最后一步。有风的时候，大人们站在上风处，手执木锨将谷粒高高扬起。稻谷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饱满的籽粒纷纷落下，秕谷和草屑则被风吹向一旁。那情景，宛如一场绚烂的金色阵雨。我常在一旁看得出神，被这娴熟而古老的技艺深深震撼。

交公粮是村里的大事。清晨，大家将晒干的稻谷装麻袋上车，板车、独轮车、架子车在粮站大门口排成长队。大人们神情庄重，仿佛肩负神圣使命。验粮、过秤、入库，水分超标的过不了关，还要重新晾晒，一切井然有序。当所有的粮食合格入库，粮农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便是一年辛劳最好的回报。

如今，农村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秋收季节，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一小时便能完成往昔数人连日劳作的量；晒场渐渐被烘干房取代，曾经的打谷场、晒场复垦为良田，交公粮的记忆也已封存进岁月。但那些汗水浸透衣衫、欢笑洒满田野的画面，始终如烙印般深嵌在我心底，成为无可替代的珍贵宝藏。它们不仅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生动见证，更将农人与土地之间那份跨越时光的热爱与坚守，永远定格成生命里最动人的风景。

## 放鹅记

时培余

约莫五六岁光景，我就跟着奶奶放鹅。春天的时候，专拣草嫩的地方，彼时草绒绒的，鹅的片羽还没有生出，浑身上下只罩一件纯色的浅黄色衣裳。我们家通常只养八九只鹅，不用刻意去管它，任由它们吃草觅食。

这是小鹅菜，这是荠菜，这是车盘菜……奶奶专心教我，指着一棵一棵野草。小鹅很黏人的，你追我赶地跑出去一段距离，抬头看不见人就张开肉翅往回跑。不久，小鹅鹅黄色的绒毛开始泛白，这时要长片羽了。最先武装起来的是双翅，一天一个样，由翅膀而周身。食量也随之变大，青草或小鹅菜已不能满足它们快速生长的需要，我将园子里新割下来的鹅菜切碎，里面拌上秕谷。为了小鹅长得快，头年打稻子的时候，就须得把下风口的秕谷统统收起来。一开春就得辟出一块菜地来撒小鹅菜种子，莠草叶也可以抵挡一阵子。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在有野生的小鹅菜。每日后晌，我就提着竹篮，拎着木柄的铲子，在田埂上找奶奶教我认识那种小鹅菜。

一个人挖鹅菜是无趣的，须得三四人呼朋引伴着去才好。挖鹅菜是正当的理由，往往“掷草游”成了心心念念的节目。大伙伙起先是分散开的，你顺着这条埂，我顺着那条埂，手脚麻利的几条埂顺到头就有了大半篮子的小鹅菜。回头看看，各自已距离有些远了。“喂，往那边，往那边。”玉山篮里总是最多的。他已经选了一块较为宽阔的地方，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夸张地跨着大步从坑那边站着的方向量步数。“一二三四……”直到大伙伙齐齐喊停。一人从篮子里抓一把小鹅菜放进坑里，远远地站在起始线上拿铲子瞄准那坑。扔到坑里，那坑里的小鹅菜自然就是战利品。因铲子有铁柄和木柄之分，手上准头有高下，看那篮子有的即将见底，有的就要堆到篮子满了。当然不会让小伙伴挨骂的，在回家的路上，就你一把我一地把地往那篮子里添。哈哈，快乐就像每年的春风，来去都夹杂着暖意。

放下篮子，打开鹅笼栅栏，小鹅扑棱着已经初具规模的翅膀，训练有素的小分队似的成一路纵队往门外跑。老母鸡慢条斯理地走在队伍的后面，出了塘埂，一边向南通向渠，一边向北通往大路。老母鸡这时已踱到队伍前面，它见主人没言语，就径直带着儿女们往南走。

到了小满前后，地里麦子灌满了浆液，挺挺着芒刺。支渠南边的游家老荒西高东低，老一辈人说像一条龙，西边是龙头，东边尾巴耷拉在狭长的引水渠边，中间打了个弯，平添了一条龙的盘旋之势，鹅们则分散在坟头之间的凹地里低头吃草。

小鹅们嗷嗷鼓胀起来，估计吃饱了。几轮农仗，放鹅的人已经大汗淋漓，便有人嚷着，“不玩了，不玩了，该回家了”。姐姐是我们中间最有分寸的一个，男孩子只知道玩，有姐姐在，大人们省去很多心。

坟地东边过了小溪，横竖四口大塘，是生产队的当家塘，隐约记得当时承包了姓氏的人家，终年有一“老歪”（姓名不记得了。记得他腿脚不大好，走路一歪一歪的，都叫他“老歪”。）在草屋里住着，负责看塘和喂鱼。大伙横过竹竿，围拢鹅群，小心翼翼地下到一股水里，再爬上鱼塘那边，太阳就要落到西边龙头后面了。鹅们不分哪家的，一股脑冲向塘水里，拍打着翅膀戏水；一个猛子扎进水面，又从较远的地方露出头来。母鸭稳重，只在岸边浅水区蘸一下水理一下毛，再蘸一下水理一下毛，反反复复动作，一点也不歇。

它们戏水，我们也不闲着。游泳，可不敢。这是一段闲晃的时光，绝对会无事可做。摸鱼，虽说泥巴随处可取，但我们偏爱两口塘中间支渠渠的白色泥巴，黏得很，揉活了有韧劲。五指并拢攥一块起来，反反复复揉，待泥巴被盘活之后，揉成饼状，约一拇指厚，从中间向四周捏，底部越薄越好。一手托举翻转，口朝下，用力猛地一摺。你只听响声，啪，一声闷响，泥巴整块趴地上；砰，一声脆响，底部炸裂开一个口子。多大的洞窟多大的泥巴，其余的人纷纷拽泥巴往那洞上补。不服，再斗。赢了一大坨泥巴，喜不自胜。

玩着玩着，事情就出来了。七手八脚的，不知是谁在那洞上按了一块黄泥巴，规矩一旦破了，这天的游戏就算告一段落。第二天嘛，大家好像集体得了遗忘症，隔天谁谁也不会提，游戏还是一如既往。

玉山当属我们当中手最巧的。一块普通的泥巴，一根不起眼的茅草，片刻工夫，手起草落，四四方方泥巴便成了一把手枪，枪管、枪座、弹匣棱角分明，叫人眼馋不已。

因是白泥，晒干之后更是雪白纯净，煞是好看。我们都视那一方白泥如珍宝。不久后的夏天，再寻白泥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村兴起制作炮仗，几乎家家都成了加工厂。白泥因其独有的黏性，干了又极轻，备受青睐，户户都派人挖白泥。

攒炮，要泥枪，打仗，戏水……统统被做炮仗的不同工序替代。遭殃的除了渠边的白泥，还有各种书籍，本来八辈子也遇不到一块的书和泥巴，在书纸被揉成纸团后，泥巴牢牢地封住了它的嘴。一阵嘴里啪的炸响，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喜悦和愿景，一坨坨红的纸屑，泥巴四散奔走无处找寻，连带着我们的童年。



岁月留痕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 乌桕之美 不止于秋

周婵 文/图



喜鹊在门前的老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门的左边挂一串玉米，右边挂一串红辣椒。喜鹊的每一次叫声，都似乎加重了玉米的份量，并浓厚了辣椒的颜色。

门前的空地上，八岁的小虎，带着邻居孩子做风车。他喊好友王悦来，但喊了两声没人应。小虎在麻秸上端，横插一根铁钉，又在铁钉上穿一片枯杨叶，然后在钉尖上扎颗青豆粒，使叶子不至于滑出去，一个简易的风车就做好了。小虎对着风车吹口气，叶子苏醒了似的动了动，再下劲吹，叶子就缓缓地转起来。小虎举着风车，在院子里跑起来。邻居孩子跟在后边，大呼小叫地闹着。秋风微凉，似乎要吹开孩子的心花。

## 秋感

郑新琼

近段时间一直阴雨绵绵，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果不其然，不自觉地早晚已经有了丝丝凉意，“弹压西风撼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

随着点滴细雨时不时隐隐幽香，小院中的桂花却在我天期盼但无任何开花迹象中不知何时竟在这恼人的绵长秋雨中悄然盛开了！

清晨早起，我总会习惯性四处巡查一下那些我精心呵护的花草，深怕它们涝了、早了、饿了或者是否需要修剪了。这时，前几个月我救助的两只小猫咪欢欢与喜喜总会开心地在我脚边缠来绕去。最初决定收养它们时的担心，都在在以后它们带给我们一家的点滴快乐中烟消云散。两个小可爱总是想方设法让我摸摸它们才肯罢休。

日子就这么普通坦然，平淡中总是会有那么些小欢

## 邻里之间

李太芳

“虎子，别玩了！我嘱咐的事做了没有？”虎子转头看妈妈一眼，心里悻悻地熄了火焰。

“去，快去！向王爷爷道个歉，回来再玩。”原来虎子几天前，看王爷爷摊晒小金瓜，满院的金瓜小巧玲珑，黄里透红，好看极了。趁没人注意，就顺手拿回一个玩。比皮球大不了多少的金瓜，从院子滚到堂屋，从堂屋滚到卧室，从卧

室滚到梦里。大人们谁也没在意，可是王爷爷的儿媳却计较了。她早晨冲这边大声叫骂：“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虎子妈这才想起怎么回事。

早在春天，因为田里过水，两家就有了过节：一个说田里刚撒了化肥，你从里面过水，不是掠夺吗？另一个说：不知道你撒了化肥，我赔钱不行吗？如果到此为止，也没什么大事。可争吵起来，难免废话多，一来二去，使本来和睦的邻居有了间隙。心里的气没消掉，又加上金瓜的事，就火上浇油了，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谁怕谁呀！

仔细想想：确实不应该，大人事大人干，不能因为小孩的事，而加深矛盾，更不能让小孩养成坏习惯。于是虎子妈拽着虎子，风摆柳似的，来到王爷爷院门口。人还没开口，槐树上两只喜鹊就叫开了。这是庄上

喜。说来真的很有意思，现在的日子其实是年轻时最不屑的模样，此刻的我却是如此感恩与珍惜。

当我们看过了生死离别；当经历过病患痊愈；当突然间的失而复得，总会心里默念：世间万物皆定数，平常心对待福祸相依吧！

秋已至夏亦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呀，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得与失就整日患得患失，更不能因为他人的错而对破坏了一天的好心情，不能因为秋天的萧瑟而忽略了谷果丰收，更不能因为害怕冬天的寒冷而忘记了期盼春天已然不远。唯愿山河无恙，人间无疾。

## 金秋送温暖 爱满养老院

近日，为弘扬传统文化，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六安市养亲苑养老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工会组织开展“月满金秋颂祖国”主题活动，为院内长辈送上节日的温暖与祝福。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长辈们共同参与，歌曲、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做游戏，赢礼品，欢声笑语不断。工作人员还为长辈们送上了月饼、水果，大家一同分享节日故事，氛围热闹温馨。

葛玉林 文/图

